

中国学术评价机制走向荒诞 贺卫方呼唤学术共同体破局

新闻原声

论文交易市场异样繁荣

“产业”作为经济学概念,很难想象会和论文买卖联系在一起。但当你看到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家论文买卖公司与200多家期刊编辑人员有直接联系、雇用着80多名枪手、年利润数百万元的消息时,你会发现,现在的论文买卖确实开始“产业化”了。

今年1月,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披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论文买卖销售额近10亿元,规模膨胀5.5倍。

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

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仅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是什么催生了这种异样的繁荣?有学者直言,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绕不开如今备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制。目前的学术评价及激励机制,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于是通过量化,复杂的学术评价变得简单快捷。

这种评价制度在实行初期,激励了高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但当学术与学者身价、收入直接挂钩,学术评价成为高校社会地

位及调节内部利益关系的主要依据时,学术评价的功利性、短视性和种种偏颇便随之产生,致使不少学术研究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

面对“堕落”的学风,相关部门试图通过推行反剽窃软件来遏制歪风邪气。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剽窃之风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措施促使买家开始寻求论文代写中介,或直接联系“枪手”买论文。要惩治这种学术腐败,只有从源头开始,彻底清除制度性腐败。 据《中国青年报》

北大法学院绩效工资按论文等工作量分配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法学院多名教授对此表示不满。

3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证实,邮件群中内容确为该院教授表达真实意思。

北大法学院教授龚刃韧于1月19日率先发文称,1月18日下午举行的法学院大会上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据此,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

次;法学院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量来分配,如“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此方案并未事先征求法学院教师的意见。

龚刃韧在文中称,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

龚刃韧文中称,他对清华大学法学院在征求了教师意见的前提下公布的绩效工资分配方

案表示认可。

3日,北大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对此事尚不清楚。对于北大教师的工资分配标准是由各院系分别制定,还是由校方统一制定,该负责人建议咨询学校人事部门。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邮件群中发文表示很不赞成“用计件工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他认为法学院应当有特立独行的精神,遵循学术自由与独立的准则,不可跟风,“尤其是跟教育部的指挥棒”。

据《新京报》

关键词

养鸡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微博上也记录了此次事件。他赞成龚刃韧的观点,“大学管理过于衙门化,官僚主义非常严重。”

萧瀚称,用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教授的薪酬标准非常没有道理。现在的大学要求教授们像计件工一样写论文,论篇不论质量,论杂志的学术官僚地位,不论论文的知识增量。这样逼人创新怎么可能有创新?逼人写论文,写出来的通常情况下也必然是垃圾。“别把大学办成养鸡场,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萧瀚说。



以论文“论”人很可笑 资料图片

媒体观



韩启德: 亟待学术共同体“发力”

在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指出,学术评价体系出现一系列“怪现状”亟待学术共同体发挥基础性作用。

韩启德说,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开始凸显,中国科协调研显示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韩启

德强调,“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韩启德指出,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高山: 学术界太多怪现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2004年~2009年这5年间,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在《晶体学报》系

列期刊上发表了279篇文章,在该刊发表文章的中国科研人员中首屈一指。“发表这么多文章就是想引起学术界讨论。”1月3日下午,高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他介绍,这些论文完全是他辛苦得来的,完成这样大规模的文章数量,也并非“不可能的任务”。高山认为,当前学术界太多怪现状,很多人跑院士跑项目;一篇文章多个作者,往往署名第一的作者其实却是不干事的,甚至文章都没看过,照样是成果的拥有者。“我有话想说,为什么我走这种极端的方式,因为我是小人物,写文章也不会有人重视,现在这种方式肯定有人关注。我们要反对的就是这些。”

对话

“一个人的学术水准,不在学术论文量的大小上,当然,一篇论文都没有也不行,但也不能说明其学术水准不高。我认为,今后应当由学术共同体来进行相关的评价工作,而不是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来定量。”



贺卫方

网名“守门老鹤”。大学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在学院路四十一号院蜗居十年后转会北大,成为讲课的教师。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欢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摘自贺卫方博客)。

问题根源是量化评价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论文交易市场异样繁荣警示学术评价机制荒诞,而《新京报》也报道说,北大法学院绩效工资按论文等工作量分配引来不满。缺乏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学术评价机制非改不可,就这个话题,快报记者对话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

现代快报:论文交易市场异样繁荣警示学术评价机制荒诞,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贺卫方:相当严重,已经变成学术大跃进,论文的产量不断升高,而垃圾却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以上,一些研究没有什么价值。

现代快报:根源是什么?

贺卫方:根源在于量化评价,用计件式的办法评价一个机构或学者。

现代快报:现在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比较高,显然,要不要改革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改或从什么方向改。

贺卫方:一个人的学术水准,

不在学术论文量的大小上,当然,一篇论文都没有也不行,但也不能说明其学术水准不高。我认为,今后应当由学术共同体来进行相关的评价工作,而不是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来定量。

现代快报:就学术共同体的话题,请您再谈谈。

贺卫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海外留学,也没有得到什么学位,但是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推荐说,这个人水平是最高的……这些大师是非常珍惜自身评价的,判断和评价一个学者,都是靠学者的人格和对学术的尊重,这是根本的问题。

现代快报:现在论文抄袭的问题比较严重,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仅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不少人把这个问题引为学术腐败,您怎么看学术腐败问题?

贺卫方:抄袭是学术不端行为,学术腐败还是指用不正当手段获得发表资源,如一些所谓的核心期刊的编辑利用权力进行寻租,有的就明着提要求。

现在大学像商场官场

现代快报: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公正性方面如何要求呢?

贺卫方:问题比较大。前一段时间出了“钱学森之问”,怎么培养不了大师,引起我们的反思。应该改变政府指令、控制大学的模式,政府不懂学术,包括教育部,以及其他的政府机构,没有真正学术的追求,通常只通过量化,政府和大学必须区别开来。另外,很重要的方面,应该进行多种形态所有制大学的竞争,进行公平的竞争。看看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西南联大做出了很大的成就。那个时代,多种类型的大学并存,有很多国立大学,有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还有私立的南开大学,多种所有制的大学互相竞争。怎样培养人才?必须用尽全身心,现在的国立大学,像商场、官场,唯一不像的就是学术机构。

现代快报:为什么不像学术机

构呢?

贺卫方:因为分等级啊,大学分成各个等级,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局级,内部管理都是有权力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

现代快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贺卫方:没有制度性竞争,惰性就会越来越大,现在大学的学术还处在不断堕落的过程中。

现代快报:《新京报》报道说,北大法学院绩效工资按论文等工作量分配引来不满,您证实说,邮件群中内容确为该院教授表达真实意思。

贺卫方:有关的讨论是院内的讨论,就有关的交流写了一封信,结果被公开了。

现代快报:您怎么看这种公开?

贺卫方:我感觉不是特别妥当,那种很坦诚的内部讨论,没有设定进行外部公开的状态。

快报记者 刘方志